

学林出版社

论人的使命

[俄]别尔嘉耶夫 著 张百春 译

学林出版社

论人的使命

[俄]别尔嘉耶夫 著 张百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人的使命:悖论伦理学体验/(俄)别尔嘉耶夫著;
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2

(欧洲思想系列)

ISBN 7-80616-999-7

I.论... II.①别...②张... III.道德-关系-社
会-研究 IV.B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3667号

论人的使命

——悖论伦理学体验



- 作者——[俄]别尔嘉耶夫
译者——张百春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朱也
出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120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28.5万
版次——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书号——ISBN 7-80616-999-7/B·79
定价——20.00元

目 录

第一编 基本原则

第一章 伦理认识问题	(3)
1. 哲学,科学和宗教	(3)
2. 客体和主体。认识中的客体化	(13)
3. 伦理学的任务	(21)
4. 关于善恶标准的伦理学基本问题	(23)
第二章 善与恶的产生	(33)
1. 上帝和人	(33)
2. 堕落。善恶的产生	(49)
第三章 人	(62)
1. 哲学人学的问题。人学学说的类型	(62)
2. 人格主义。个性与个体。个性与社会	(74)
3. 性。男性和女性	(81)

-
4. 意识和无意识 (89)
 5. 意志自由和伦理学 (103)

第二编 善恶此岸的伦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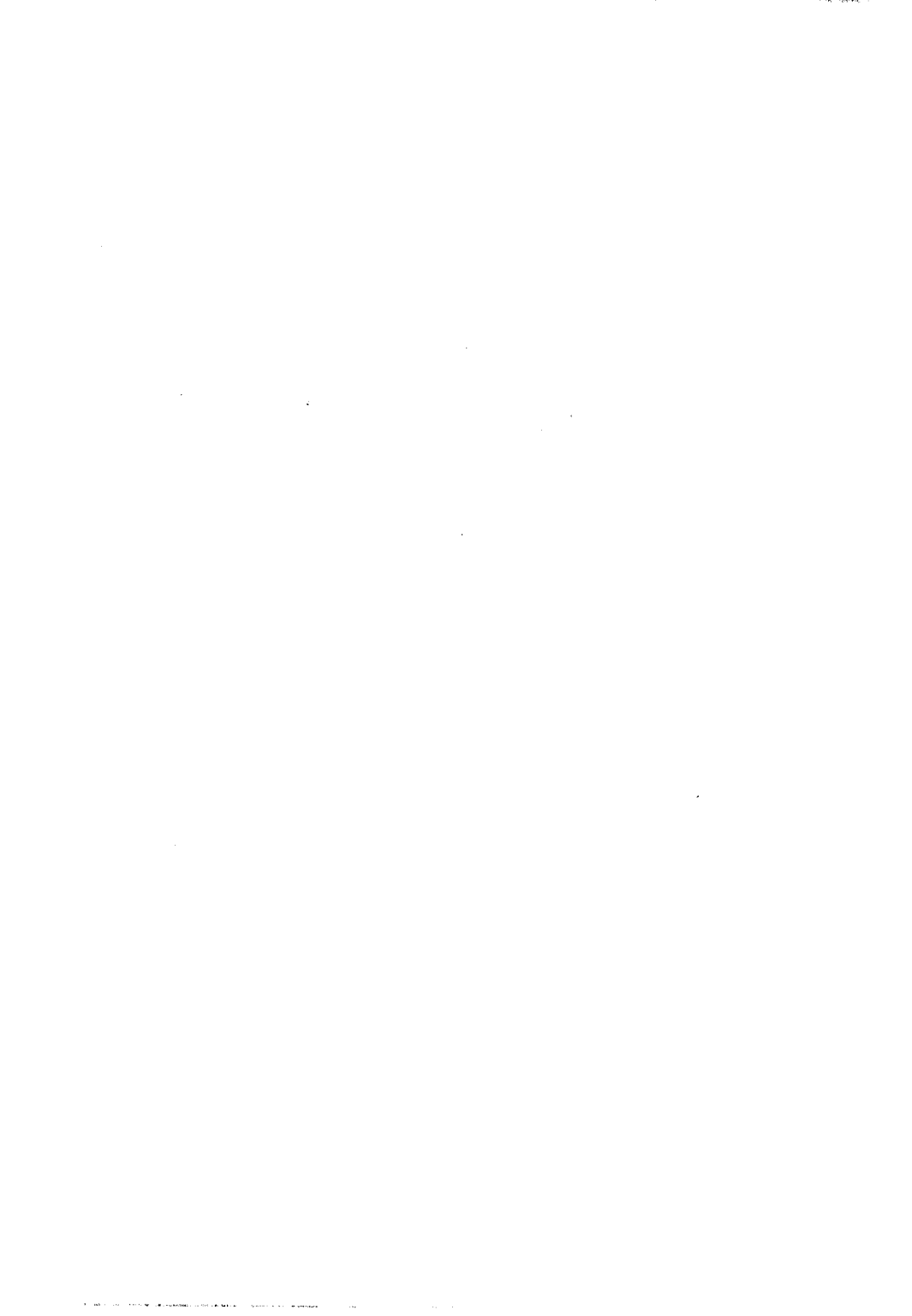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法律伦理学..... (113)
 1. 善与恶的二元论 (113)
 2. 原始的道德意识 (116)
 3. 法律的社会和日常特征 (122)
 4. 规范伦理学。法利赛主义 (128)
- 第二章 救赎伦理学..... (138)
 1. 恩赐之下的善 (138)
 2. 福音书的道德和法律主义-法利赛人的道德 (144)
 3. 基督教对待罪人和恶人的态度 (149)
 4. 基督教的道德是力量的道德 (152)
 5. 痛苦。禁欲主义。爱 (156)
 6. 关于上帝的国的福音 (163)
- 第三章 创造伦理学..... (169)
 1. 关于创造的本质 (169)
 2. 道德行为的个性创造特征 (177)
 3. 想象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唯能论伦理学 (190)
- 第四章 伦理学的具体问题..... (205)
 1. 道德生活的悲剧性与悖论性 (205)
 2. 论谎言和真理 (214)

-
3. 良心和自由。纯粹良心批判 (222)
 4. 恐惧,敬畏和忧郁。无聊和庸俗。幻觉 (231)
 5. 爱和同情 (248)
 6. 论国家、革命和战争 (258)
 7. 社会问题,劳动和技术 (279)
 8. 性,婚姻和爱情 (302)
 9. 人的理想。关于天赋的学说 (315)
 10. 伦理学中的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 (319)

第三编 关于最后之事。末世论伦理学

- 第一章 死亡和永生 (329)
- 第二章 地狱 (351)
- 第三章 天堂。善恶的彼岸 (374)

第一编 基本原则



第一章 伦理认识问题

1. 哲学,科学和宗教

我不打算按照德国的传统,从认识论的证明开始我的论述。我想从认识论的批判,准确地说,是从对认识论的谴责开始。认识论所表达的是对哲学认识的能力及合理性的怀疑。认识论是一种分裂,它破坏认识的可能性。把自己的力量用来研究认识论的人,很少能达到本体论,因为他没有走能够把他引向存在的路。当代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家,如本格森、马·舍勒和海德格尔,很少从事认识论研究。一个人在丧失了认识存在的能力,丧失了接近存在的途径之后,便痛苦地开始认识认识自身。因此,在其整个认识道路上,他所面临的仍然是认识,而不是存在。其实,不能走向存在,而只能从存在出发。在使用“存在”一词时,我不是指某种确定的本体论,比如,像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本体论,这个本体论先于批判的认识论。我完全不相信从认识论返回批判前的、教条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向客体自身、向生命的过渡,关于克服破坏认识行为的能力的那种

分裂。哲学认识经历分裂和批判的反思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欧洲哲学发展之路,是其内在的悲剧命运。企图凌驾于生命和存在之上的批判认识论自身,是欧洲有文化的人的生命现象。它是欧洲启蒙运动较精致的和较高的发展阶段,这个欧洲的启蒙运动自认为是世界性的。康德是古希腊、罗马和英法启蒙哲学事业的继承者,但他使启蒙更加深刻。^①理性企图掌握自己,认识自己的可能性和界限。在康德这里,理性限制自己,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将自己扩展到无限制的地步。希腊和中世纪教条的本体论没能够经得住理性的批判。但回到这个批判之前的那些哲学思维方式上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既不愿意承认笛卡尔,也不愿意承认康德,不愿意承认整个近代哲学的当代托马斯主义,实质上也被迫成为新托马斯主义,并经历批判。整个问题在于,对认识的批判,理性对自己的反思,是一种生活体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批判和反思自身就冒充这样的理论。无论认识怎样使自己与生活对立,无论它怎样怀疑认识生活的可能性,它素来就是生活,由生活所引起,并反映生活的命运。认识论的反思也反映这些命运。这是生活体验,而生活体验不可能被不留痕迹地一笔勾销,它只能被更完满的体验所替代和克服,但在这个更完满的体验里必然包含着过去的体验。认识同作为自己对立面的存在的对立,已经是某种次要的东西的结果,而不是首要的东西的结果,已经是反思的产物。首要的是,认识自身就是存在,并与存在同在。认识论中最大的和毫无根据的偏见之一就是,与认识对立的是位于认识之外的对象、客体,该客体在认识里应该被反映和表达。如果我们上升到对认识的精神理解,那么我们会明白,认识是一种行为,存在自身通过这个行为将发生某种变化,将出现存在的显现。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事物在认识作为与自己对立的客体存在,而是存在自己认识自己,并通

过这个认识而被显现和成长。我们所发现的,与认识对立的客体,是在次要领域里。^②在存在自身里所发生的是分裂,在认识里它是以客体化的形式被表现的。当我说存在是首要的,我指的并不是已经被理性化了的和被理性范畴所加工过的存在,如同我们在旧本体论里所见到的存在,而是指先于任何理性化的原初生命,指仍是昏暗的存在,不过这个昏暗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好的意思。作为客体而与存在对立的,只是这样的存在,它在此前就被认识给加工了和被理性化了。但是,原初生命自身并不与认识者对立,因为认识者一开始就沉浸在原初生命之中。认识从存在里被抛出来,是理性主义启蒙的灾难性结果,这个启蒙还没有被最终度过和克服。在这里,认识行为不是存在的行为。如果认识与作为客体的存在对立,那么认识与存在就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它也不能进入存在的历史之中。这就导致了认识是关于什么的认识,但认识不是什么。认识者因此不会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认识。对他而言真正的理念世界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关于存在者的理念世界,已经不再有上帝,有的只是关于上帝的各种理念,他就研究这些理念,不再有真正的善和恶,有的只是关于善和恶的各种理念,等等。有这样一些时代,认识位于存在之中,与存在同在,这时认识者也能成为认识的对象。柏拉图、普洛提诺、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雅·伯麦等,不仅是认识者,他们也是认识的对象,而且这个认识是很有意思的认识。然而,当代的认识者把自己置于存在之外,他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因为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存在,但他不进入存在里,不想进入其中,他不愿意使自己的认识成为存在中的行为,生命中的行为。

哲学认识的这个退化状态与这样一个阶段相适应,在这个阶段上哲学企图成为科学,并且陷入了对科学的奴隶般的依赖

之中。哲学被一种对如此成功和富有成效的实证科学的不正当的羡慕之情所浸透。这个不正当的羡慕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它将使哲学和哲学家丧失自己的尊严。类似科学的哲学就会脱离智慧(胡塞尔),并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收获和成绩。哲学认识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哲学很难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哲学认识的自由和独特性总是遇到危险,而且是来自不同的,对立的方面。如果现在哲学处于对科学的依赖之中,那么以前它是处在对宗教的依赖之中。哲学永远受奴役的威胁,有时来自科学,有时来自宗教,所以它很难稳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坚持自己的道路。于是哲学就保持这样一种独立的形式,这个形式应该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就在于哲学独立于生活的企图,与生活对立的企图。实际上,哲学永远也无法获得这个独立性。认识者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不可能不反映在他的哲学上,在自己的认识中他不能忘记它们。哲学家同样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科学认识。但是,哲学家的受奴役的地位与其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完全无关,这个奴役的原因是,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成了哲学认识的外在统治力量。宗教和科学能够内在地使哲学认识富有成果,但是它们不应该成为它的外在权威。人们有时要求哲学与对信仰的神学加工相符合,有时要求哲学与科学,甚至与数学物理学一致。哲学只是在一些短暂的时刻才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摆脱了神学的令人烦恼的统治之后,哲学又陷入了专制和独裁的科学的更加沉重的奴役。摒弃哲学在不自治的领域里的奴役地位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自我封闭和使之脱离生活。如果一个哲学家相信宗教启示,那么他在自己的认识里就不能不从其中汲取营养。但是启示对哲学认识来说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内在事实,是哲学体验。启示作为内在之光,内在于哲学认识。哲学是具有人性的,哲学认识是人的认识;在哲学里总是有人的

自由的因素,哲学不是启示,而是人对启示的自由认识的反应。如果基督徒-哲学家相信基督,那么他完全不应该使自己的哲学与东正教神学,天主教神学或新教神学一致,但他可以获得基督的智慧,这将使他的哲学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哲学将不同于不拥有基督智慧的人的哲学。启示不能把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强加给哲学,但它能够提供丰富哲学认识的事实和经验。如果哲学是可能的,那么它只能是自由的,它不能忍受强迫。在认识的每一个行为里哲学都是自由地面对真理,不容忍障碍与隔阂。哲学从认识过程自身获得认识的结果,它不容忍从外部强加给它的认识结果,神学则容忍这样强迫。但这不意味着哲学的独立是在下面的意义上,即它是封闭的,自足的,从自身中汲取营养的领域。独立是个虚幻的思想,它完全不能等同于自由思想。哲学是生命的一部分和生命的体验,精神生命的体验是哲学认识的基础。哲学认识应该接近生命的本源,并从中汲取认识的经验。认识应该揭示存在的秘密,生命的秘密。认识是光,这光来自存在,并在存在之中闪烁。认识不能从自身,靠概念来创造存在,如同黑格尔所愿望的。宗教启示意味着,存在向认识者展现自己。认识者怎么能对此不闻不问,并且违反对他的启示,断定哲学认识的独立性呢?

哲学认识的悲剧在于,从较高的存在领域,从宗教里,从启示中解脱出来后,它又陷入了对更低级领域的依赖之中,陷入到对实证科学,对科学经验沉重的依赖之中。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优先地位,已经不再拥有证明自己古老起源的证据了。哲学独立的时刻实际是很短的。科学的哲学完全不是独立的哲学。科学自身在很久以前曾是哲学的产物,并从哲学里分离出来。但是孩子竟反对自己的生母。谁也不否认,哲学应该考虑到科学的发展,应该注意到科学的成果。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哲学

在自己的最高直觉中应该服从科学,模仿科学,受科学轰动一时的外部成就的诱惑:哲学是知识,但不能以为,哲学是在一切方面都模仿科学的知识。问题就在这里,哲学是不是哲学,还是哲学是科学或宗教。哲学是精神文化的特殊领域,它区别于科学和宗教,但与科学和宗教处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哲学的原则不依赖于科学的成果和成绩。哲学家在自己的认识中,不能等待科学作出自己的发明之后再进行研究。科学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它的假说和理论常常改变和过时,它所作的是越来越新的发现。最近这三十年在物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物理学的基础。^③但能否说,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学说与19和20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相比过时了?事实是,他的学说远比19和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成果更稳定,更永久,因为它更多的是关于永恒的东西。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过时了,但它从来不是黑格尔的强项。然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本体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却丝毫没有被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所触动。说雅·伯麦关于Ungrund(无限的深渊)的学说或关于索菲亚的学说被当代数学科学所否定,这是可笑的。显然,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和不能相比的客体。哲学所见到的世界与科学所见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哲学认识世界的途径也是另外一种。科学与之发生关系的是部分的抽象现实,作为整体的世界并不向科学敞开,科学是不能认识世界的意义的。数学物理学企图成为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揭示的不是感性和经验世界的现象,而仿佛是物自体,这些企图是荒谬的。正是科学中最完善的数学物理学距离存在的秘密最远,因为这些秘密只在人中,通过人,在精神体验和精神生命中显现。^④胡塞尔按照自己的方式花费巨大的努力赋予哲学以纯科学的特征,并企图从中推导出智慧的因素,与他相反,哲学一直就是并永远是智慧。智慧的终点就是哲学的终

点。哲学是对智慧的爱,是在人身上揭示智慧,是向存在的意义的创造性突破。哲学不是宗教信仰,不是神学,但也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它自己。哲学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它总是遭到怀疑。有时哲学把自己放在宗教之上,如在黑格尔那里,但这时它就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哲学是在觉醒了的思想同传统的大众宗教信仰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自由运动是哲学生存所必须的养料。希腊哲学思想从民间宗教里分离出来,并使自己与之对立,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也保持自己同希腊最高宗教生活,同秘密的宗教仪式,同崇拜俄耳甫斯的神秘教义的联系。我们可以在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那里看到这一点。有重大影响的只是这样的哲学,它以精神和道德的经验为基础,但它不是理性的游戏。只有靠完整的精神去认识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直觉的顿悟。

如何理解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分它们的势力范围,如何确立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原则的学说,或者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最概括的学说,或者甚至是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学说,都是完全不够的。把哲学认识同科学认识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应该是这样一点,哲学是从人出发并通过人而认识存在,在人身上看到对存在意义之谜的解答,而科学仿佛是在人之外,脱离人去认识存在。因此,对于哲学而言,存在是精神,对于科学而言,存在就是自然界。当然,精神和自然界之间的区分,与心理和物理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⑤哲学最终必然成为精神的哲学,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不依赖于科学。哲学人学应该成为基本的哲学学科。哲学人学是精神哲学的核心部分。它与对人的科学研究有原则性的区别,如对人的生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这个区别就在于,哲学是从人出发,在人身上研究人,它所研究的是属于精神

王国的人,而科学所研究的人属于自然界的王国,这样的人在人之外,是客体。哲学根本不应该有客体,因为对于哲学来说,什么也不能成为客体,成为被客体化的。精神哲学的主要标志就是,在其中没有认识客体。从人出发和在人身上认识,就意味着不进行客体化。只有这时,意义才能被揭示。只有当我在自己之中,即在精神之中,只有当对于我而言不再有客体性和对象性时,存在的意义才能被揭示。一切对我而言是客体的东西都丧失意义。只有在我之中,与我同在的东西才有意义,即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有意义。只有承认哲学是非客体化的认识,是对在自身中的精神的认识,而不是对在自然界里客体化了的精神的认识,就是说,承认哲学是对意义的认识,是对意义的参与,才能把哲学同科学原则性地区别开。科学和科学的预见能使人的生活有保障并给人以力量,但它们也能毁坏人的意识,使人与存在脱离和使存在与人脱离。甚至可以说,科学就是建立在人与存在的异化和存在与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④在这里,认识着的人在存在之外,被认识的存在则在人之外。一切都成为客体,即成为被异化的和对立的客体。这样,哲学理念的世界不再是我的世界,不再是在我之中被揭示的世界,而是与我对立的,格格不入的世界,客体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连对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再是哲学的认识,而成为科学的认识。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哲学史才是哲学的认识,而不仅是科学的认识,如果哲学理念的世界对于认识它的人而言是他自己内在的世界,如果他从人出发并在人之中认识它。在哲学的意义上,我只能认识自己的理念,把柏拉图或黑格爾的理念变成自己的理念,即从人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出发去认识,在精神里认识,而不是在客体的自然界里认识。这就是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哲学完全不是主观的哲学,因为主观的与客观的对立,这样的哲学是存在意义上的生活哲学。

如果您写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尔,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出色的研究著作,那么这对哲学和哲学家是很有益处的,但这已不再是哲学。不可能有关于别人的理念的哲学,关于作为对象,作为客体的理念的哲学,哲学只能是关于自己的理念,关于精神,关于在自己之中和从自己出发的人的学说,就是说,哲学只能是哲学家命运的智性表达。在历史主义里记忆过分地超载并变得过分臃肿,因此,这里的一切都变成了格格不入的客体,这样的历史主义是哲学的颓废和死亡,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也一样。历史主义、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所引起的神上的败坏,实在是可怕,如同杀人。其结果就是绝对化了的相对主义。认识的创造力量就这样被破坏了,向意义突破的可能性被中断。这就是哲学相对科学的奴役地位,这就是科学的恐怖行为。

哲学从人出发看世界,哲学的特点就在这里。科学则在人之外看世界。使哲学摆脱一切形式的人本主义就是扼杀哲学。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也是从人出发看世界,但它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任何本体论的隐藏着的人本主义都应该被揭露出来。被客观地理解了的存在拥有相对于人的首要地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人拥有对存在的首要性,因为存在只有在人身上、从人出发、通过人才能被揭示。只有这时,精神才能显现出来。自然主义残暴统治的结果不是精神的存在,是“在外面”的存在,而不是“在里面”的存在。哲学很容易成为抽象的,因而失去与生命源泉的联系。每当哲学企图不在人身上,不从人出发,而是在人之外进行认识的时候,都会如此。其实,人沉浸在生命之中,沉浸在原初生命里,因此,关于原初生命的神秘过程的启示便给定了他。只有在这个深度上哲学才与宗教发生接触,但这个接触是内在的和自由的。哲学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假定,世界是人